

新聞研究資料

第一輯



一九七九年

新闻研究资料

第一辑

一九七九年八月

编辑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室
出版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发行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人民广播出版社

统一书号：7100·002 定价：1.50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部分图书、期刊目录

外国名作家传	(上) 1.50元
文学评论丛刊	(一) 0.70元 (二) 1.10元 (三) 0.80元
五四运动回忆录	(上,下) 3.10元
五四爱国运动	(上) 2.50元 (下) 2.10元
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	1.95元
文风简论	0.32元
语文教学问题	0.70元
英汉语言学词汇	0.60元

——新华书店发行——

历史研究(月刊)	0.35元
中国史研究(季刊)	0.35元
历史学(季刊)	0.80元
世界历史(双月刊)	0.42元
文学评论(双月刊)	0.37元
世界文学(双月刊)	0.70元
中国语文(双月刊)	0.35元
法学研究(双月刊)	0.38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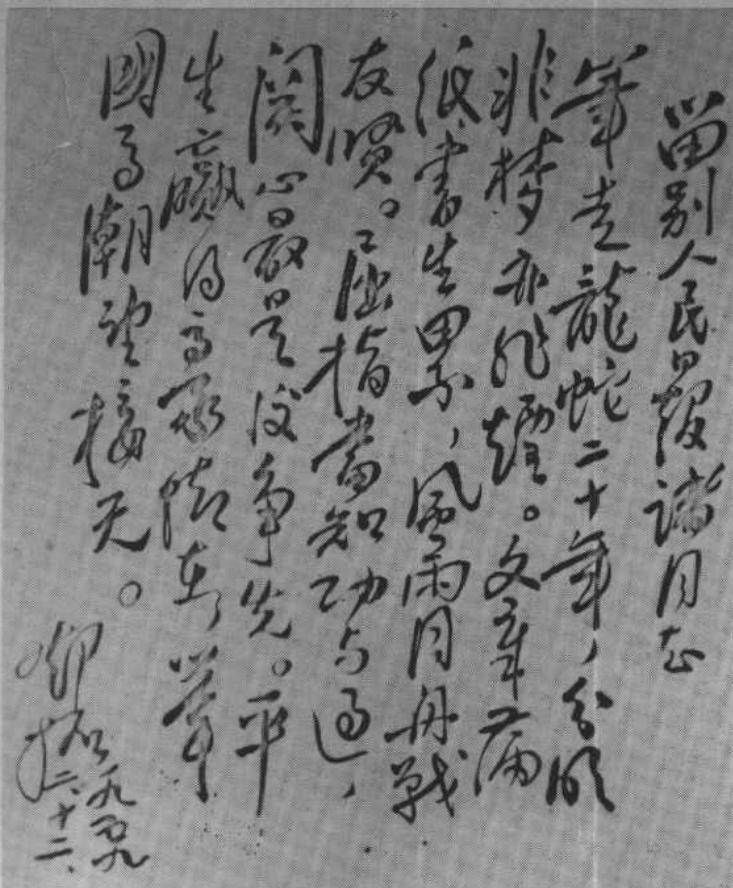
——全国邮局发行——

bA35/35

請寫來稿文件（山西山東兩個正是這樣進行
平分土地的）文稿我已用明碼送給新
華社，轉播全國在報發表。

翻譯對，文字和○ 毛澤東
標點符號不要錯。
著出，底稿及電報，兩周 三月九日
會晤為好。
原件用完還我。

毛主席給胡喬木同志的批示手迹



邓拓同志书法



邓拓同志一九五八年
在北京。



挥笔作书。

新聞研究資料

第一輯目錄 一九七九年八月

刊头题字：叶圣陶 封面设计：荒 烟

毛主席给胡乔木同志的批示手迹 封二

关于《红星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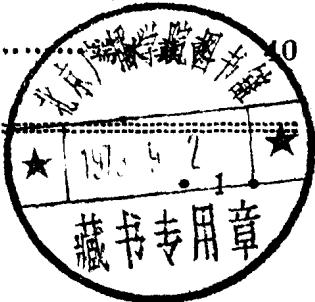
长征途中的《红星报》 金耀云 1

周恩来同志与《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发行战线的反封锁斗争	于 刚 郑新如	8
周恩来同志与南京《新华日报》	李 廉 姚北桦	16
南京《新华日报》是怎样出版的	王淮冰	20
在另一战场上	顾世俊	22
武汉时期《新华日报》纪略	钱 枫 张家厚 魏承史	25
周总理教我怎样做记者	陆 谊	31

鲁迅与报刊

致《科学新闻》编辑先生	魯 迅	40
编辑《科学新闻》的回忆		40



回 忆 录

回忆毛主席会见三记者	张西洛	44
我党我军的第一部“新闻电台”	老红军 岳 夏	48
记者生活三十年（之一）	陶菊隐	52
《国闻通讯社》和旧《大公报》	徐铸成	61
破啼而笑		
——忆小方及《全民通讯社》	方 殷	65
采访《学人访问记》的回忆	逸 文	68
范长江同志和“青记”、“国新社”		
和范长江、陈同生在一起的日子里	黄药眠	72
长江的风格	陆 治	80
回忆长江在抗战中的几个片断	高 天	83
忆长江的二三事	邵宗汉	87
遗著昭昭 长江浩浩	王淮冰	89
长江对中国新闻事业的贡献	王文彬	92
忆长江的三次谈话	徐 盈	95
良师益友	任 重	97

一段生活的回忆	严玉华	100
范长江同志小传	东 辉	101
《中国的西北角》(选登)	范长江	104
祁连山北的旅行		104

怀念邓拓同志

邓拓同志和他的《燕山夜话》	顾 行 刘孟洪	111
《燕山夜话》(选登)	邓 拓	117
林白水之死		117
邓拓的书法	邓国治	118

随 感 录

老报人随笔	肖 乾	119
“独家消息”落手记		119
一次尴尬的访问		120
广告、商标		121
新闻旧话	张友鸾	123

开天窗	123
剪草狂	124
有趣的错字	125
翻阅《自由谈》的随想	闻道 126

评介·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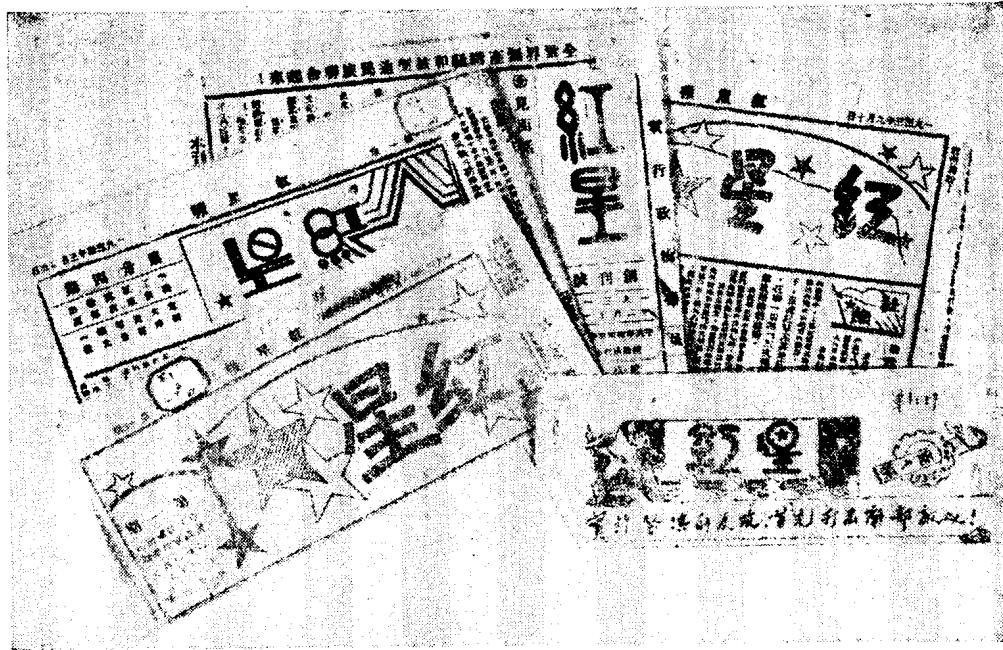
最后一号《新莱因报》	陈力丹 127
对资产阶级报刊的揭露和批判	
——读《伊加利亚旅行记》	承史钱枫 129
外国人最早在我国办的广播电台	赵玉明 131

报刊史料

创办初期的《申报》	《申报》史编写组 133
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报刊录	李默 143

简讯

征稿启事	编者 43
征集范长江、邓拓同志新闻文稿启事	15
上海成立“新闻史料”编写组	章文 172
邓拓同志的书法	封三



长 征 途 中 的 《红 星 报》

金 耀 云

《红星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苏区创办的，是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由中共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一九三二年一月以前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出版。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星报》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唯一的报纸。遵义会议以前，由邓小平同志负责编辑，遵义会议以后，由陆定一同志负责编辑。我们最近走访了几位老同志，并查阅了当年的《红星报》，现在就把听到的和看到的一些有关《红星报》的材料介绍如下。

赵发生同志回忆说：《红星报》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时期和长征途中。前一时期是铅印，纸张是自己造纸厂造的毛边纸，发行量很大。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曾提到：“仅在江西苏区，《红星报》的发行量达一万七千三百份。”当时《红星报》的发行是由总政治部发行科负责，它的主要读者是红军指战员及根据地的人民群众。长征途中的《红星报》是油印的，每期印七百至八百份，发到连队。纸张是从

根据地带出来的。过草地以后，入了藏民区，担子挑的纸用完了，就买一些印过藏经的纸，用背面印报。

长征途中办报比在根据地时期更艰难了。《红星报》工作人员，用两付扁担挑着四个铁皮箱子，跟随着中央军委昼夜行军。箱里装着办报的全部设备：一台钟灵牌油印机（因太重，走到湖南时扔了，换了一个手滚油印机）、几盒油墨、几筒奥国腊纸、两块钢板、几只铁笔和一些毛边纸等。我们每天一般要走八十里，最多走一百八十里路，人走乏了，脚也走肿了。负责编辑的同志，一边走一边还构思稿件，逢到休息的时候，就赶紧动笔写稿。宿营时，我们行装一放，顾不得喝水和洗脚，就马上打开箱子刻钢板。负责印刷的同志先睡觉，等我们刻好以后，再叫醒他们印刷。那四个铁箱子，就是我们的办公桌了。我们每次支起摊子来，最少要三个小时。有一次我们正在印报，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我们险些丧命。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艰难环境，也不管怎样困和累，我们一直坚持十天左右出版一期《红星报》。记得只有一次，因为一位挑箱的运输员同志患病掉队了，报纸停办了二十多天。后来五军团的同志拾到了这付铁箱子，给我们送来了，报纸又继续按期出刊。……

《红星报》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出版，是党中央和毛主席重视政治工作，重视思想工作，重视宣传工作的结果。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红色中华报》暂时停刊了，《红星报》则成为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唯一喉舌，它及时传达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斗号令。

为了坚持办《红星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知克服了多少困难，耗费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呀！

红军战士喜爱的“革命喇叭”

《红星报》不定期出版，最多是十五天出一期，最少是两天出一期，是四开报纸，一般是每期四版，有特殊情况出八版或“号外”，有时出《红星附刊》，长征途中出版的《红星报》多数是每期两版。刊载的内容，除了社论、要闻、专电、消息、前线通讯、战绩、捷报和国际时事外，还辟有“扩大红军”、“红星号召”、“响应号召”、“党的生活”、“红军生活”、“红军家信”、“群众工作”、“列宁室工作”、“读报工作”、“军事知识”、“卫生常识”、“自我批评”、“红军纪律”等专栏，并刊登“山歌”、“红军歌曲”、“俱乐部”、“小玩意”等丰富多彩的小栏目。《红星报》版面虽然不大，打开以后，使人感到琳琅满目，读起来令人爱不释手。

让我们先来看看《红星报》创刊号上编者写的“见面话”吧，这对于了解《红星报》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大有帮助：

“《红星报》今天和同志们初见面，要把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和以后要做的事情和同志们讲一讲。

它要是一面大镜子。凡是红军里一切工作和一切生活的好处坏处都可以在它上面看得清清楚楚。

它要是一架大无线电台，各个红军的斗争消息，地方群众的斗争消息，全中国全世界工人农民的生活情形，都可以传到同志们的耳朵里。

它要是一个政治工作指导员，可以告诉同志们一些群众工作、本身训练工作的方法，可以告诉那些工作做的不对，应当怎样去做。

它要是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把各军

里党的工作经验告诉同志，指出来那些地方做错了和纠正的办法。

它要成为红军的政治工作讨论会。无论那一个同志对于政治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红军生活有意见，都可以提出在它上面来讨论，要有问题它可以答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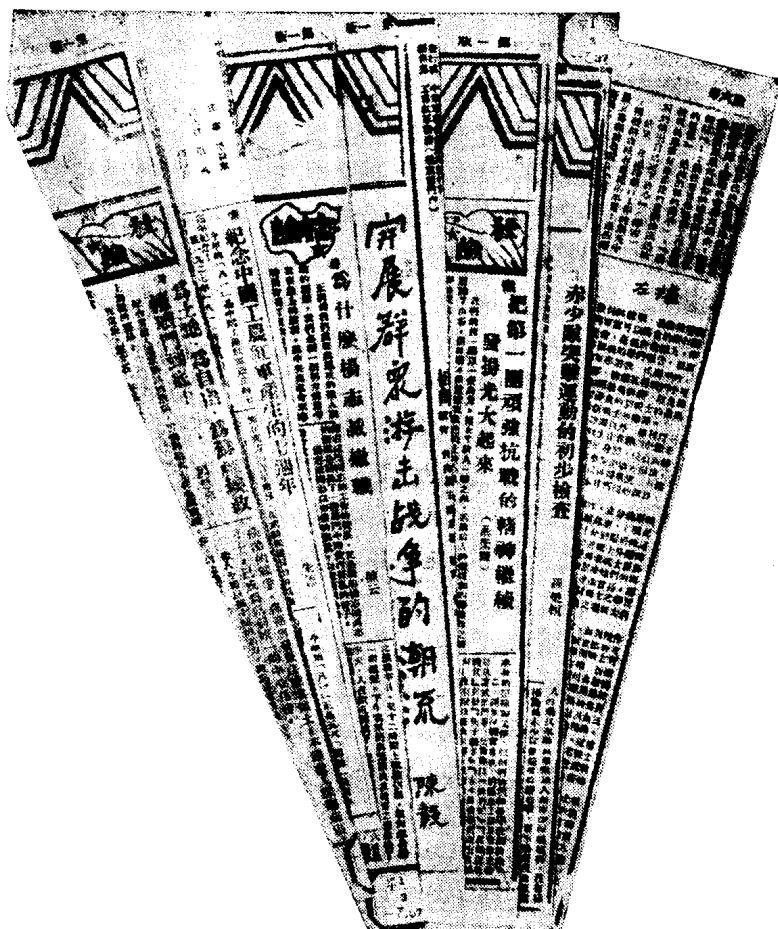
它要是我们全体红军的俱乐部，它会讲故事，会唱歌，会讲笑话，会讲苏联红军兄弟们的情形给大家听，会变把戏，会作游戏给大家看。

它要是一个裁判员，红军里消极怠工，官僚腐化和一切反革命分子，都会受到它的处罚，并且使同志们能明白他们的罪恶。

总之，它担负很大的任务，来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的任务。

它的任务很大，所以就要红军全体同志来帮助它，多多供给它材料，才能完成它的任务！”

《红星报》在整个办报过程中，坚决贯彻了上述方针，实现了见面话中所提出的要求和目的。



周恩来、朱德、陈云、陈毅、聂荣臻、罗荣桓、左权等同志为《红星报》写文章

《红星报》的社论和理论文章

《红星报》的社论大部分是当时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同志及各方面负责人亲自撰写的。写得最多的是周恩来同志，他先后写了五篇社论三篇理论文章；其次是博古同志，写了三篇社论；还有陈云、彭德怀、聂荣臻、王稼祥、洛甫等同志。这些同志除了写社论外，还为《红星报》撰写理论文章。朱德同志、陈毅同志在《红星报》上发表过关于动员起

来到红军中去和游击战术方面的理论文章。

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出版的第五十六期《红星报》上，刊登了朱德同志《关于八一节给中国工农红军的命令》和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的题词手迹：“敌人已经向我们基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胜这个敌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

《红星报》上的所有社论都写得比较短，一般不超过一千字。它的针对性、战斗性强，富有号召力。在国民党对红军进行第四次第五次反革命“围剿”，革命处于低潮阶段，猛烈扩大红军是粉碎敌人反革命“围剿”的中心任务。《红星报》为此先后发表了四篇社论，第一篇社论就是彭德怀同志写的《扩大红军》。在《红星报》的宣传鼓动下，有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参战，加入了红军队伍。

红军开始长征以后，蒋介石调用了四十万大军前堵后追，企图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之侧，毛泽东同志力主改变作战方针，争取主动，提出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的建议。在这关键时刻，《红星报》密切配合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开展宣传鼓动工作，连续发表了《在新的环境下的政治工作》、《用我们的铁拳消灭蒋介石的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部胜利》、《为创造云贵川新苏区而奋斗》等社论。这些社论为推动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红星报》的新闻和通讯

《红星报》上的新闻和通讯具有短、新、快的特点，一般的新闻只有百、八十来字。如“红星奖章奖给火线上的英雄”“红军占领桐梓城”、“我们已经胜利地渡

过了大渡河”等。通讯也写得不长，一般是二、三百字。现将《王家烈叫救命》这条写得生动活泼的通讯，抄录于下：

“遵义之战王家烈险些被我活捉，幸得脚快逃跑，连鸦片枪和大衣都抛掉了。他的队伍第一、第五、第六、第八、第九、第十五等六个团和特务营，全被红军消灭驱散。王家烈逃到贵阳之后，就打电报向蒋介石叫救命，电报里说：遵义之战部队损失极大，子弹用光了，伙食都没有了，军心涣散，快快送钱送子弹来，否则士兵没有饭吃就要造反了！”

象这样的短通讯，在《红星报》上几乎每期都可见到。

“红星号召”与“响应红星号召”

这是《红星报》的两个专栏。《红星报》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每个时期的战斗任务，经常发出号召，如“扩军号召”、“捐款号召”、“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号召”等。这些号召，指战员们都积极响应，用实际行动给予回答。这些回答都刊登在“响应红星号召”专栏上。一九三三年九月出版的第八期《红星报》的“红星号召”专栏里，曾登过一条消息，内容是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三位同志提出为粉碎敌人五次“围剿”而捐献公谷费。原文是：“为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我们愿意提议，将存在中央政府的一九三二年二元公谷费全数捐给战争，热烈希望全体红军一致响应。”

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三位同志的号召刊登后，各军团纷纷响应，很快形成了一个节约经费，支援前线的群众运动。“响应红星号召”专栏选登了一些响应号召的

动态，如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出版的《红星报》，刊登了一个红军团长致毛主席的信，标题是《为苏维埃与革命战争直到最后的一息》。原文是：

“毛主席：

(一) 我的痨病更厉害了，最近吐大血，喉溃烂，言语食物困难，胃不消化，据说是到了末期。当然人人都有一死，总要死得光荣。我由南昌暴动参加红军数年来，不能光荣的死在战场，反而病死在后方床上，这是我当红军以来最不幸的一件事。

(二) 现在正是斗争紧张节省经费的时候，每个同志应该把娘肚子里的力都拿出来消灭敌人。我不但不能在前方为苏维埃流最后的一点血，到来受政府的优待，每月给我休养费，这是我很不安的。我在医院生活很好，现在我只有在生活中间，每月节省一元大洋来帮助战争经费，请转内务部由二月起扣除。

(三) 一九三三年的公谷费二元及一九三四年公谷费我不领，自愿给予战争经费。

李学浚一月十八日于附属医院病床”

又如，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出版的第三十九期《红星报》，刊登了康克清同志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响应本报每月节省六万元的号召——总司令部的节省办法》，文中讲到：王震同志四个月节省一百三十元；李廉士同志节省一百六十元；赵振远同志二个月节省四十元。他们的措施是：(一) 节省灯费，用油竹代替油灯，用灯笼代替马灯，有月光时不点灯；(二) 自己动手做浆糊、油墨、腊纸；(三) 自己种菜，节省菜金；(四) 不领夏装和单服等等。

如果对“红星号召”不积极响应，《红星报》还公开指名道姓地提出批评。它的批评如果不准确，有的同志提出反批评，它也予以登载。

《红星报》的“山歌”

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为了活跃红军指战员的文化生活，《红星报》经常刊登山歌。唱山歌、颂山歌，后方唱，前方合，前方后方齐唱歌，唱得军民一条心，紧密团结杀敌人。“山歌”专栏充分反映了红军指战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办得十分喜人。下边引两首山歌请大家看看：

“嗳呀来！炮火声来战号声，打个山歌你们听：快与敌人决死战，红军哥！打到抚州南昌城。

嗳呀来！切莫放走蒋介石，还要活捉卫立煌，五次‘围剿’早粉碎，红军哥！百万草鞋送你们。

嗳呀来！一双草鞋千万针，难为后方姐妹们，穿上草鞋跑得快，红军哥！赶快冲上南昌城。

嗳呀来！红军哥哥仔细听，莫负我们这片心：冲锋进击要拼命，红军哥！个个要学东方军。

嗳呀来！个个都像东方军，才称后方姐妹心，朝朝暮暮望捷报，红军哥！捉几个师长送我们。

——秋香于兴国”

此山歌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出版的第九期《红星报》的“山歌”专栏。第十五期《红星报》发表一首答秋香同志的山歌：

“嗳呀来！山歌来自兴国城，句句唱得动人心，前方战士好兴奋，同志妹！更加有力杀敌人。

嗳呀来！多谢姐妹一片心，百万草鞋送我们，穿上草鞋打胜仗，同志妹！缴枪十万谢你们。

嗳呀来！‘个个要学东方军’，此话牢牢记在心，坚决与敌决死战，同志妹！一直杀进南昌城。

嗳呀来！‘多捉师长送你们’，姐妹不必挂在心，前次捉了陈麻子，同志妹！这次要捉总司令。

嗳呀来！‘炮火声来战号声’，大举进攻已到临，准备铁拳去粉碎，同志妹！工农团结一条心。

嗳呀来！工农团结一条心，紧急动员莫停顿，冲锋杀敌催努力，同志妹！后方工作靠你们。

嗳呀来！后方工作靠你们，赤色戒严要留心，经济动员要努力，同志妹！选举运动要完成。

嗳呀来！选举运动要完成，个个加入赤卫军，大家武装上前线，同志妹！配合红军杀敌人！

嗳呀来！扩大百万铁红军，红军英勇有名声，五次‘围剿’快粉碎，同志妹！江西胜利先完成！

嗳呀来！江西胜利先完成，红旗插上南昌城，帝国主义无路跑，同志妹！国民狗党活不成！

嗳呀来！国民狗党活不成，

我们工农做主人，红旗插遍全中国，同志妹！最后胜利归我们。

——红军一团一师彭加伦”

从这两首山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红星报》上的“山歌”专栏所具有的特色和起到的作用。

《红星报》的“俱乐部”和“小玩意”

它是红军指战员的娱乐指导，给人以知识和乐趣。在“俱乐部”和“小玩意”里常常登有“红军歌曲”、“军事测验”、“算术游戏”、“猜谜语”以及问题答案和谜底揭晓等。

“军事测验”就是军事考试，不认真动脑筋思考，是找不到答案的。如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出版的第八期《红星



《红星报》丰富多采的小栏目

报》，有这样的军事测验题：

“（一）有一位侦察员搜索到了河边，看见河的上游有许多木片流下来，这个时候侦察员怎样判断敌情呢？”

（二）微雨的阴天，有一个通信员送命令走错了路，到了一个四无人烟的高山顶上，身上没有携带指南针，连方向都辨别不出，只得坐在大树下稍息，这个时候通信员应该用什么法子来辨别方向呢？”

在第九期上刊登了以上二题的答案：

第（一）题：敌情有两种：一、可以判断河的上游有敌人准备架桥；二、上游河岸如系森林，也可以判断敌人部队正在上游河岸通过。

第（二）题：辨别方法有二：一是由大树身上可以辨别方向——树叶向南的较枯，向北的茂盛一些。二是看蚂蚁穴，蚂蚁穴总向南，因为北面风大。

谜语编得既浅显又生动。摘抄第三十五期《红星报》上登的一首谜语，请大家猜一猜：

身儿小体儿强，钢皮肉铁心肠，
见着敌人一声喊，穿着红衣上战场。
直前无回顾，誓死不还乡。

《红星报》的插图和漫画

《红星报》版面编得相当活泼，有的版面图文并茂。四开报纸每版一般能编五、六条内容不同、体裁不同的文章，并配有什么插图和漫画。

《红星报》上的漫画是很有意思的。比如第四十八期刊登这样一幅漫画：一个庞然大象被一只小老鼠吓得胆战心惊，粗腿大蹄狠狠地踏着一个老鼠洞不敢动。文字注明是：“象虽然是庞大的动物，但是它

最怕小老鼠，如果它发现了一个老鼠洞，它整天把一个脚踏在洞上不敢放松一步。游击队要使敌人和象怕老鼠一样，分散它大部的兵力。”

在六十一期《红星报》上有一篇《要长大要结实》的短评，它是评论后方制作的草鞋型号太小，质量不结实的问题。配合这篇短评，发了一幅很形象的插图：一只穿小草鞋的脚，脚后跟全露在草鞋底外边；又一只向前迅跑的穿草鞋的脚，草鞋前梁全断了。文字注明是：“后方的姐妹们：不要把这样的草鞋送给前方的红军哥哥吧！”这样的插图，既使人爱看，又能帮助人们理解文章内容。

《红星报》是深受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欢迎的，大家都称赞它是“革命的喇叭”。红军指战员对它的感情，可以从彭加伦同志写给《红星报》编委的一封信中看出。信是这样写的：

“《红星报》在部队中起到了很大的领导作用，成了我们战士的良友，它是这胜利的革命战争的一只有力喇叭。现在我们火线上时刻的盼望着《红星报》速来，无论在行军、驻军，总听得着我们战士热闹地读报声。特别是第九期的山歌，更给了我们战斗员极大的兴奋，他们随时随地都在歌唱着。这一类的文字，是前线战士最爱读的。因此，我特写了几首答秋香同志的山歌，作为前方战士给后方群众的回答。”

《红星报》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起到了它应起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的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红星报》也曾宣传了一些错误观点，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分析、研究。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日

《新华日报》发行战线的反封锁斗争

——铭记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教导

于 刚 郑新如

(一)

在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新华日报》是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的一张党报。它是一九三七年十月在南京开始筹备，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武汉创刊，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武汉后，它又迁到重庆继续出版。直到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被国民党封闭时为止，存在了九年零四十九天。

国民党反动派允许《新华日报》在它的统治区出版发行，也和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一样，是完全出于被迫的。《新华日报》从筹备出版起，就一直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阻挠。反动派对付《新华日报》的办法就是：让你办报，但不让你发出党和人民的声音，不让你有言论自由；让你出版，但千方百计封锁你的发行，不让报纸同广大读者见面。发行战线上的反封锁斗争，是《新华日报》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激烈艰苦的战斗，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这些斗争都是按照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南方局领导下进行的。在周恩来同志的坚强指挥下，《新华日报》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设置的重重封锁，坚持不懈地向国民党统治

区的人民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军民的伟大斗争，推动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促进和支持了广大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成为揭露敌人、鼓舞人民坚持团结抗战的战斗号角。

《新华日报》发行战线上的反封锁斗争，在报纸出版的九年多，从来没有停止过。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坚持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曾经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抢夺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同时也封闭了《新华日报》。在每个不同时期，《新华日报》发行战线上的反封锁斗争，都是和总的阶级斗争形势息息相关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新华日报》在贵阳、自贡市等地的营业分处就相继被查封。一九四〇年，反动派在成都制造了一个抢米风潮，并以此为借口，查封我营业分处，逮捕了分处的负责人罗世文同志，封锁《新华日报》在成都和川西北地区的发行。为了揭露反动派制造抢米风潮的阴谋，营救罗世文同志和抗议查封营业分处，党的南方局指派报社社长潘梓年亲赴成都，一方面向成都的许多爱国民主人士揭露反动派的阴谋，一方面向国民党当局进行义正辞严的斗争。反

动派虽然被迫同意恢复营业分处，但却蛮横地拒绝释放罗世文同志。后来，罗世文同志竟在国民党的集中营渣滓洞里壮烈牺牲。一九四二年，成都营业分处坚守工作岗位的申同和同志，在日寇飞机狂轰滥炸下不幸遇难。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后，成都营业分处又有两个同志被反动派秘密逮捕投入集中营。这仅仅是《新华日报》一个营业分处遭受反动派迫害的情况，充分显示了党报在发行工作上反封锁斗争的激烈和尖锐的程度。

(二)

国民党反动派在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为了掩盖他们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实现反共投降的阴谋，动员了他们控制的全部报纸、刊物、广播等宣传工具，对前线和敌后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造谣、诬蔑，企图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奋战在敌人心脏的《新华日报》就成为揭穿敌人阴谋、唤起人民击退反共投降逆流、坚持团结抗战的战斗号角。《新华日报》的存在和斗争，使敌人“如芒在背”。反动派动用了全部专政工具，企图扼杀《新华日报》。从党报的发行工作方面看，皖南事变前，反动派封锁和阻挠《新华日报》发行的办法，一是通过设在邮局内部的检查机构，暗中扣留邮寄到外埠的报纸；一是制造各种借口查封报社在各地的营业分处。而在所谓的陪都——重庆地区，还多少要顾忌一点国内外的影响，装扮出团结抗战的样子。《新华日报》还可以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在重庆市区和郊区收订和零售报纸。凡是直接向报馆订阅的户头，每天由报馆的报丁同志将报纸送到工厂、学校、机关、商店的读者手里。零售的报纸每天清晨由报

社运交派报工会，由工会批发给全市报贩在市区和郊区售卖。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撕去了一切伪装，毫不掩饰地露出狰狞的法西斯面目，一方面出动大批警察、宪兵、特务大打出手，一方面加强对派报工会的控制，派报工会的头子邓发清原来不过是一个帮会的小头目，此时被加封为国民党重庆市参议会参议员，三青团区分部书记长。派报工会已经完全变成反动派利用来封锁、扼杀《新华日报》的御用工具，它下令严禁全市的报贩售卖《新华日报》，谁如果违反这一规定，就要被开除工会的会籍，失掉谋生的出路。与此同时，反动派动用了大批军队、警察、宪兵、特务，网罗收买了一批地痞流氓，分布在重庆的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工厂区、学校区，严密封锁《新华日报》的发行，如果发现报贩中有谁售卖《新华日报》，轻则撕毁或没收全部报纸，重则拳打脚踢，逮捕拘留，没收工会会员证。在反动派的严密封锁下，短时期内，《新华日报》的发行数量急剧下降。对这种斗争的严峻形势，周恩来同志早已预见到，并提醒我们，报社同志也作好了迎接斗争的思想准备。

一九四一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在皖南发动对新四军的突然袭击，由于交通阻隔，消息还没有传到重庆。一月十一日，是《新华日报》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刊三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报社筹备了纪念活动，举办了三年来《新华日报》斗争生活的展览。晚间，报社全体同志齐集在饭厅里举行纪念会，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静听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他在讲话中间，突然接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同志送来的电报。从电报紧急送达的情况，大家已经意识到发生了重大事情，全场的眼睛都凝神注视着周恩来同志阅读电报时的表情。周恩来同志看完电报后，沉痛、悲愤地向同